

新书推介

《阿尼阿拉号》(Aniara)(上海世纪文睿,2012年2月出版,万之 译)是瑞典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哈瑞·马丁松(Harry artinson,1904–1978)的史诗式作品,包括 103 首诗歌。这部作品对马丁松与另一瑞典作家艾文德·雍松(Eyvind Johnson)1974 年分享诺贝尔文学奖起过重大作用,被文学评论家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星球之歌”。

马丁松对中文读者依然是个陌生



马丁松先生

的名字。虽然他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在瑞典文学中有重要地位,是公认的继斯特林堡之后最有影响的瑞典经典作家,但在国际上知名度却不高,在中国也鲜为人知。本书出版之前,他还从未有一本著作翻成中文出版。马丁松受到如此冷落的原因,一是他的文学创作比较民族化本土化,语言有典型的瑞典南部方言特色,还使用自创的词汇,翻译成其他语言比较困难,何况各国懂瑞典语的译者本来不多,所以译著出版较少,在国际上和其他民族语言文学中的影响因此有限;二是他的思想具有前卫性,而没有被同时代人理解和接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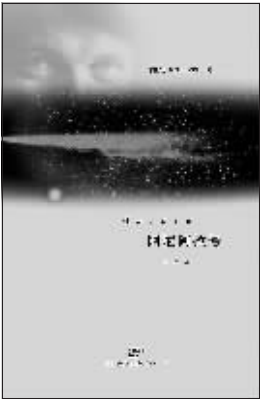
近年来,随着人类环保意识的增强,对地球未来和人类命运的关注,马丁松作品的意义被更多识者认同,其国际影响也有所增加,《阿尼阿拉号》也出现了多种译本,包括日文和越南文等。现在中文译本的出版,自然也是顺应着这一潮流。

马丁松来自社会下层,曾是家庭弃儿,又当过水手、伙夫和工人,属于无产阶级,所以他在瑞典文坛展露头角之后,一度被人评为“最金黄”的无产阶级作家,让人联想到另一位在中国很有影响的苏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两人比较一下,可以看出有意思的结局。两人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样有不幸童年,一样有底层生活经历和工人阶级背景,一样是在社会在“人间”完成自己的“大学”教育,一样取得非凡的文学成就。马丁松虽然童年生活非常不幸,是个弃儿。他在 1949 年被选入瑞典学院。一个母亲抛下的弃儿,一个没有上过正规中学和大学的人,因为文学创作的成就,居然坐上瑞典学院院士的座椅,甚至还拿到诺贝尔文学奖,这反映了瑞典社会近百年的巨大变化,它的进步和宽容。

《阿尼阿拉号》出版于 1956 年,其写作则从 1953 年就已开始。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不久后苏联也在 1949 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美苏对垒,资本主义世界与共产主义阵营较量,资本和极权分庭抗礼,冷战加剧,使得整个世界处在核战威胁之下,这种形势对马丁松的思想发展很有影响,他担心地球被毁灭。这种担忧是他创作此部长诗的动机之一。另一个促成马丁松创作此诗的动机是他喜爱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天体,在晴朗夏夜的星空中寻找到了仙女星座(Andromedagalaxen)。马丁松为自己看到的景象而惊奇,在一种如梦如幻甚至痴迷的状态中,他写下 29 首诗歌,以“有关杜丽丝和米玛的歌曲”(S’ngen om Doris och Mima)为总标题,1953 年发表于文学期刊《蝉》(Cikadla),这些诗歌后来就成为《阿尼阿拉号》最初的基础,诗人后来又不断增添新作,直至 1956 年成书出版。据说,

《阿尼阿拉号》说什么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万之



《阿尼阿拉号》封面

遨游太空也是诗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因此瑞典首位太空宇航员克里斯特·福格尔桑(Christer Fuglesang)升空时还特地将《阿尼阿拉号》诗集和音碟带在身边,象征诗人梦想的实现。

《阿尼阿拉号》首先是一部叙事性诗作,描写人类因地球受到放射性物质毒害而无法居住,被迫乘坐飞船离开,迁移其他星球,但阿尼阿拉号飞船事故频发失去控制,脱离原定航线,乘员也束手无策,只能听任飞船在渺无尽头的茫茫太空中坠落,面临最终毁灭的命运。

如今看过《星球大战》之类科幻太空影片的人,可能已经对《阿尼阿拉号》中的太空描写司空见惯不再惊奇,但是马丁松创作此诗的时代,人们对太空的了解还非常有限,太空让人感到神秘,因此这部诗作当时给人以想象奇特、耳目一新的感觉,是太空文学的前卫作品。

《阿尼阿拉号》展示了诗人对自然科学的浓厚兴趣,似乎可以归类科学幻想作品,但其实依然属于文学隐喻,也是对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副标题“对时空中的人类的一次检讨”就表现出作者这方面的用心。和当时在欧洲兴盛起来的存在主义相比较,马丁松的思考,不仅针对个人的生存危机,不仅表达人生的荒谬感,也着眼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地球的命运,是对自然环境的关注,并有对极权的批判,所以具有更宽阔的视野和胸襟,也更具理性,同时又不失丰富甚至狂放的想象。

而且,就诗人对地球环境的担忧,以及对人类提出警告而言,这部作品也是世界环保文学的前驱之作,故被称为卡桑德拉式作品(卡桑德拉为古希腊神话中能预见未来灾难的人物)。在诗人看来,地球最大的灾难,来自人类自身。在第 26 首中他写道:

几乎一切灾害人们都会提防,
无论火灾风暴或冰霜的灾殃
算上你能够想到的任何情况。
对人类自身之害却无可抵挡。

而在第 100 首中他又暗示,人类居住的地球本身,就是一艘将要毁灭的“阿尼阿拉号”:

太空的残酷远不及人类残酷
不,人类的冷酷更无可匹敌
地球上随处可见死牢的荒凉
石头筑起高墙围困囚徒的灵魂
冰冷的石头在沉默中听到回答:
这里是人类主宰。
这里是阿尼阿拉号。

《阿尼阿拉号》以其深刻的思想、宏大的结构和丰富的想象,成为瑞典文学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诗作,在世界文学中也不可多得。甚至有评论家认为,就反映时代发展而言,它的意义相当于歌德的长诗《浮士德》。

《阿尼阿拉号》中的 103 首诗歌风格多样。有的是韵体,有的是自由体。不仅有叙事的部分,也有富于深刻思辨的哲理诗,还有的是通俗的民歌谣曲,诙谐活泼,琅琅上口,可以谱曲而唱。事实上《阿尼阿拉号》也数度改编为音乐剧演出,最近一次是在 2010 年,颇受瑞典民众的欢迎。

《阿尼阿拉号》对于瑞典文学语言美的发展卓有贡献,使思想也披上优美的外衣,因此促成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丁松在此部诗作中还使用了很多自创的和现代科学及异国文化有关而又具备抒情诗韵味的瑞典语新词汇。这些自创词汇的意义连瑞典人都未必能了解,翻译成外语也就更加困难。此外,要保持原诗语言的新颖和优美,押韵上口可读可歌,使得译成的文本依然是诗意的文本,对任何语言的译者都不容易,所以至今为止这部作品的外文译本语种并不很多,好的译本更加少见。这也是《阿尼阿拉号》在北欧之外影响一直有限的原因。 阮

读书札记

头脑简单者,
不要打开此书

——《拆楼记》小札

文 | 本刊特约撰稿 赵瑜



《拆楼记》封面

尘世中,最慢的是活着,活着就要经历很多意外,比如乔叶的最新长篇——《拆楼记》(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2 年 4 月)。

初,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意外的是,此小说有个新鲜的标签:“非虚构小说”。这真是一个矛盾的命名。将这两个水火不融的词语放在一起,大抵是为了注释乔叶的笔法。它暗含了两个层面的意义,这部作品里的大多数情节是真实的,非虚构的。而之所以命名它为小说,是因为,小说是第一人称来写的,而里面的有些人物显然并不能索隐对照。

这是一部正在进行的小 说,和当下纸质媒体里的报道相辅助,对于“拆楼记”里即将呈现的细节,我们一点也不陌生。“拆哪”,这个英文发音已经成为网络语言,成为一些民生新闻后面的网友点评常用词。

这终是一个不易讨好的写作视域,且不说内幕的揭开有种种限制,仅仅满眼的负面新闻已经将阅读者的胃口给倒掉了。除非是更为惨烈的诉说,否则——

没有进入乔叶的文本之前,我有些担心这场阅读的行程,会不会低于生活。然而,意外的是乔叶的姿势,几乎是以录音笔和摄像机进入。那些嘈杂且带着羞耻感的生活现场一下子唤醒了我的记忆。乡村生活,被挤压在生存边缘的人性、亲人间已经被量化的亲情,等等。我一直有些紧张 的神经被乔叶的文字舒解,我在她的叙述中发现了自己。

《拆楼记》的故事,发生在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河南省乡村,所谓的公民精神、秩序与文明都需要暂时存放起来。因为,“非自愿性质”的牺牲在农村屡屡发生,且无法清算,那么,处于物质丰富且消费主义已经完全被启蒙的当下,还想在乡下鼓励“共产主义”式牺牲“小我”显然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乔叶完全进入到一个“小我”之中,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讲述了她帮“姐姐”先建房子再利用政府拆迁补偿的机会赚钱的故事。

这是一次完全打开的写作,不仅仅是写作者个体的经历和情感,包括到小说的文体。是的,这部长篇巧妙地引用了“公文”,并增添了大量的注释。这些注释使得小说有了复式建筑的感觉。

然而,让我感动的不是这些写作形式的创造,而是小说中处处溅出的人性深邃的浪花。这些人性中或阴暗或明媚的部分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自己。相信多数读者读完以后都会失意的,因为,之前的预设在这部作品里都没有得到验证。

乔叶是一个温暖的写作者,但正因为她深谙人性里的自私和阴暗,才舍得将作品写得充满暖意吧。她善于捕捉躲藏人眼眸里的一丝犹疑或不确定,然后将这些情绪用饱满的文字写下来。小说里“姐姐”没有主见凡事必短信她的从众心理,以及一点点小钱便跨越不了心理障碍。

四户人家筹措了八万元借给村支书弟弟的那节,像极了一幕电影。全部的台词都精彩绝妙,借钱给村支书的弟弟,让他带头建房子,这样村支书便不会找大家的麻烦了。这一招拖人下水的办法如同一盘录音带一般,清楚、饱满,充满了戏剧性。

著名评论家李敬泽给这部长篇的序言中,一语击中了 我:“乔叶写了一部不那么讨人喜欢或肯定不讨喜欢的作品。乔叶当然知道讨喜欢的作品怎么写,别忘了她是《读者》的老牌签约作家。实际上,作为小说家,一直有两个乔叶在争辩:那个乖巧的、知道我们 是多么需要安慰的小说家,和那个凶悍的、立志发现人性和生活之本相的小说家。现在,是后一位小说家当班。”敬泽老师马上解释了这部作品不讨好的原因,是,它让读者不停地 在作品里发现自己的羞耻感。

每一个有过乡村生活经验的人,都会被罗列到这部小说中。是的,乔叶写下了全部的我们,至少,她在用自己数十年的人生经验书写她所能撕开的人情与世故。

李敬泽的序言里有一段话,我非常喜欢,摘下来,做为结束语合适不过:“凡惧怕注视自身的人,不要打开此书……凡戴着言词和公论的盔甲,永不卸下的人,不要打开此书……凡头脑简单者,不要打开此书,此书会把他简单的头脑搅乱。” 阮